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四〇一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釋文紀(二)

明梅鼎祚編

.....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_臣朱文翰

生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_臣盧遂

謄錄監生_臣紀汝仲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十三

宋

何尚之

字彥德歷江陽人
歷侍中領中書令

答宋文帝讚揚佛教事

元嘉十二年五月乙酉有司奏丹陽尹蕭舉之上言稱

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
卷十三

擊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世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
為至更以奢競為重舊宇頽圯曾莫之修而各造新構
以相誇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違
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為之防流遁未已請自今已後有
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所在
二千石通發本末依事列言本州必須報許然後就功
其有輒鑄銅制輒造寺舍者皆以不承用詔書律論銅
宅材瓦悉沒入官奏可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

明 梅鼎祚 輯

毀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駁二論各萬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未抵蹟乃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之謂侍中何尚之曰吾少不讀經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皆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治耳必求性靈真與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邪顏延年之折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尤為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即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式遏浮淫無傷弘獎者乃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勤懼以闕薄貽點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賢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周顒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却超王坦之王

恭王謚或號絕倫或稱獨步韶氣真情又為物表郭文謝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際抗身煙霞之間亡高祖兄弟以清識軌世王元琳昆季以才華冠朝其餘范汪孫綽張玄殷覲略數十人靡非時俊又炳論所列諸沙門等帛雲遂者其下輩也所與比對則庾元規自邃已上護蘭諸公皆將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談便爾若當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寧當空失性靈坐棄天屬淪惑於幻妄之說自陷於無徵之化哉陛下思洞機表慮玄象外鉤深致遠無容近取於斯自臣等已降若能謹推此例則清信之士無乏於時所謂人能弘道豈虛言哉慧遠法師常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世主若能剪其訛偽獎其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獨可奇哉使周漢之初復兼此化頌作刑清倍當速耳竊謂此說有契理奧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

則百人和厚矣。傳此風訓以遍寓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矣。此舉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計為數者抑將十有三二矣。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四百之獄何足難錯雅頌之興理宜倍速則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也。論理則其效如此徵事則臣復言之。前史稱西域之俗皆奉佛教法故大國之衆數萬小國數百而終不相兼并內屬之後習俗頗弊猶甚淳弱罕行殺伐又五胡亂

載之以彰勸戒萬一影像猶云深切豈若佛教責言義則有可然可信之致考事實又無已乖已妄之咎且觀世大士所降近驗並即表身世衆目共覩祈求之家其事相繼所以為勸戒所以為深切豈當與彼同日而談乎而愚闇之徒苟遂毀蹟忽重殉輕滯小迷大恚僧尼之絕辟育嫉像塔之費朱紫此猶生民荷覆載之德日用而不論吏司苦堙瘞之勞有時而詆慢慧琳承天蓋亦然耳蕭摹啟之制臣亦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最在無

不入於耳

弘明集

何承天

東海剡人歷衡陽內史御史中丞

報應問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即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璇璣將申幽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鵠之為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豈有得免刀俎者燕翻翔求食唯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驚燕也羣生萬有往往如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為福者無善應所以為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燕非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芻豢奚獨嬰辜若謂禽多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為民陷穽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記卷十三

七

是假設權教勸人為善耳無闕實效是以聖人作制惟德翳物我將我享寔膺天祐田獲三品賓庖豫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更加三思

劉少府答何衡陽書

少府官也失名

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難為酬對者也然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啟戒品為之設六蔽待祛般若為之照薰以十善淨以無漏畢竟解脫至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耶孔以致孝為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為首則化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冥耶但應有羸精終然自殊耳凡覽般若諸經不以無孔為疑何獨誦丘之書而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尚感聖而至誘掖得信豈季俗而已哉足下據見在之教以詰三世之辨奢迂之怪固不待言若謂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徵要之効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記卷十三

七

感召之道故緣起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從緣起滅耳若鷲之就甕味登俎鼎燕之獲免無取鹽梅故鷲殺於人猶蟲死於燕鷲蟲見世受人燕未來報報由三業業有遲疾若人入孝出悌揚於王庭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此見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為令德剖心沈淵劫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遲疎而不失者也善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淨滌塵開慧中國弗思謂為陷穽非我無謀秦弗用也勸人為善誠哉斯言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權也周適非王發有天命禮是疎制理固從實伯邑廢立實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能預之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生而殺性之欲也飲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教未盡而化宜漸損雖將享三品尊薦厚賓然湯開其網孔鈞不網詩翼五祀禮弗身踐據茲而觀作者之心見矣今忍不食

誠已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

內其至矣哉其至矣哉祇藉來諄伸以管窺實相無言

言誠戲論既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譬請俟諸君

子並廣弘明集

達性論

說見前何尚之讚揚佛教事今依所敘述以承天達性論及顏宗駁難相次而炳明

佛論
終焉

夫兩儀既位帝王叅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
卷十三

九

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制周萬物妙思窮幽蹟制作倖造化歸仁與能是為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醎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固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

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
示慙慙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蠃蠕並為衆生哉
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吹漁候
豺獺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麝卵庶人不數畧行葦作
歌膏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遁五祀是翼殷后
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
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
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
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
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因知請事焉矣

顏延之釋達性論書

延之
見後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微事
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斯同豈忘所附
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略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
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
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之謚然則議

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
序列自不患亂倫若能兩籍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
採此共實則可使倍害自和析符復合何詎快快執呂
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
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為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差人
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
殘庶端萌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
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
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為心者或不劑此而止
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神理
存沒儻異於枯荄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燼而復云三
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
論無乃更資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邪欲毀後
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尚
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
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

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患而弗有況在聞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權邪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驅之下淪雖深誚校責亦已厚言不代足下嬰城素堅難為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值顏延之白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
卷十三

十三

答顏永嘉書

南藏作
顏光祿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褒賞施士貫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已則美敦之於教則弘殆無所聞退尋嘉誨之來將欲令叅觀斗極復迷反還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伸本懷足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為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為仁者之表恥惡為義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鑿斧恬漠之想汨慮於利害誠宜滋

其萌藥援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得無過與又云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既已聞命猶未知二塗當以何為判將伊顏下麗寧僑札上附企望不倦以祛未了必令兩籍俱舉宮和符合豈不盡善又曰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非謂不然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奚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為衆哉來告云人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如此便是顧同鄙議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泰者聖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為心者或不劑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己不殺邪令受教咸同邪若自己不殺取足市鄺故是遠庖廚意必欲推之於編戶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夫神魄惚恍遊魂為變發揚悽愴亦于何不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
卷十三

十三

符當謂于氏高門侯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關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而弗有誠哉斯言微恨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而為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勤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為道者是以怏怏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願隨前識之革故不為也若乃施非周急惠存功譽揆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恒心久而不化內慚璩子未暇有所謂也何承天白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十四

顏延之重釋何衡陽書

薄從歲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為儔言止穀稼務盡耕牧談年計耦無聞達義重獲微辨得用昭慰啟告精至愈慚固結今復妄書往懷以輸未述夫藉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至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元應斯弘知研其清慮未肯存同猶以兼容罔棄廣載不遺篤物之志誠為優贍恐理位難越疑陽遂

衆若惻隱所發窮博愛之量恥惡所加盡祐直之方則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衆預有其分而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為師不極者為資扶其敬讓去其伎爭令鑿斧鑄刃利害寢端驅百代之民出信厚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誣以不算未值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衆生為號不可濫無生之人故此去氓隸彼甄聖智兩籍俱舉旨在於斯若僑札未能道一皇王豈獲上附伊顏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十五

共賴氣化宜乎下麗二塗之判易於蹟指又知以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忌衆名未虧衆實得無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物為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惛冥相制事由智出作非出天理是以始矜萌起終哀鬱滅豈與足下芻豢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益流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

聖之功謹為垣防猶患踰盜況乃固不備設以充侈志
方開所秦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薄夫同憂
樂殺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為心者博乎生情將使
排虛率遂跖實莫反利澤通天而不為患庸適恩止靡
卯事法豺獾邪推此往也非唯自己不復委咎市鄺乎
庖厨且市庖之外非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
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
刳剝為梟和之性爛淪為翼善之具哉若以編戶難齊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
卷十三

十六

憂鄙論未立是見二叔不咸慮周德先亡僅能伸以遠
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
別遊魂之答亦精靈之說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
之有顧此惟疑宜先正定仲尼不答有無未辨足下既
辨其有豈得同不辨之答雖子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
曉晦塗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心知謂必
符之言體之極于固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璞
受讓玉市將譯胥牽俗還說國情苟未照盡請復具仲

近釋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為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
之中人心為大心術之動隸厯所不能得及其積致于
可勝原而當斷取世見據為高證莊周云鹵莽滅裂報
亦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著戒可不敬
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長美過
惡反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令慶周兆物尊
冠百神安宜祚極子肩福限卿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
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惠悅報疑罪勤施
似由近驗吝情遠猜德教故方罰矜功而濫咎忘賢遺
存異義公私殊意已備前白若不重云想處實陋華者
復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
誠道之蠹惟子之恥立亦恥之

重答顏永嘉書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既言之難云將湮腐方寸故願
憑流颺以託鱗融厚故意垂懷惠以重釋稽證周明華
辭博瞻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
卷十三

十七

缺豈伊好辯未獲云已復進請益之問庶以研盡所滯
來告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
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
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邈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
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因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
中和宜應蓄德耳又云惻隱窮博愛之量恥惡盡祐直
之方則為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
僑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
雖隲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
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
二儀必舉仁義為端取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
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
意豈其然哉又云已均被同衆復何諦衆同故當殊其
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
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
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又云謹

為垣防猶患踰盜況乃因不設備以充侈志方開所泰
何議去甚足下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
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
為譏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
所述何必以剗剗為粟和爛淪為翼善夫裡廛繭粟宗
社三牲腍腳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
唯陳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
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云天下寧有無形
之有顧此惟疑宜先正定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
宜有質得無感天竺之書說鬼別為生類故邪昔人以
鬼神為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為然
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推
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又云
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
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
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以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

無似以水濟水邪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菟猗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且阿保傳愛慎及涵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闢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扁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綱罟興累億之罪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
卷十三

下

仍制牴牾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廚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竒想亦未至於侮聖也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慶周兆物尊冠百神斯旨弘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

道行人言肆乎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反初結繩終繁文教性以道率故絕親譽之名範圍造化無傷博愛之量以畋以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充賓庖金石發華笙簫協節醉酒飽德介茲萬年處者弘日新之業仕者敦先王之教誠著明君澤被萬物龍章表觀鳴玉節超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槃阿澗以善其身殺雞為黍聊寄懷抱或負鼎割烹揚隆名於長世或屠羊鼓刀陵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之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世生背當年之真懼徒疲役而靡歸繁風捕影非中庸之美慕夷眩妖遠通人之致蹲膜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也及蜀梁二叔甘人驛胥之譬非本義所繼故不復具云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
卷十三

上

顏延之重釋何衡陽書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豈

其淺斥所可深抽徒以魏文火布見刊異世滕脩蝦鬚
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怯以意裁耳足下已審其虛
實方書之不朽獨鑒堅精難復疑問聊寫餘懷依答條
釋事緯殃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文過此已往
余欲無言

答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
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
兩儀固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耳釋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
卷十三

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三畫兼卦終於六爻三畫立本
三才之位六爻未變羣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出
處明之故遯世乾乾潛藏皆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
也若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為兩儀固託立人無取
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生若猶受之繫說不
軼師訓何獨得之復卦喪之單象如義文之外更有三
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遯世乾乾雖非覆載之
名一體之中未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本

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
無中和之人則爻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皆中
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答曰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僞札
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屨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墮
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
總仁義之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噉便為
三才前釋已具怪復是問肆彼域中唯王是體知三此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
卷十三

兩儀非聖不居易者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階差僞札
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準墨伊顏未獲法身
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挾姬議釋故兩解此意莫以取了
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為臣資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
藏可共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議者徒見不得
等位元首橫生誚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
指斷如斯何謂無準

答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非殊側隱

恥惡悠悠皆是但叅體二儀必舉仁義為端耳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恥惡惻隱之實容貌非殊皆可參體二儀蹻跂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邪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之正位將真偽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
卷十三

答曰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患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釋曰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為人毛羣所不能同稟氣成生潔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漫

答曰已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楚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釋曰吾前謂同於所方豈得生之可異足下答云非謂不然又

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為衆是則去吾為衆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耳今答又謂得生之理何嘗楚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邪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楚同若有異理非復煦蒸邪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生塗趣三世詎宜堅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有頗為未類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
卷十三

答曰謹為垣坊云云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為譏聖人也釋曰前觀本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鈞不綱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躬為尸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為動必有因聖人從為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備設未知於何去甚

而中答又云所謂甚者聖人故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奏為問答云未詳誰難或自忘前報

答曰市庖之外云云夫裡廩繭粟宗社三牲腍腳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備上藥而已而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釋曰神農定生周人脩教既唱粒食又言上藥既用犧牢又稱蘋蘩祭膳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御養者捐奪剝淪之滯以明延性不一非謂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五

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芻豢之功希至百齡芝朮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可頓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頓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答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為生類邪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列於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為

然是以雲和六變寶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釋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土之經又置別為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萬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三論每來益眾萬鬼畢至竟未片答雖啟告周博非解企渴無形之有既不匠立徒謂支離以為通說若以覈正為支離者將以浮漫為直達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五

答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之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乎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文殊釋氏知為報應之說皆是權報權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良有惡然若權教所言皆為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